热点追踪

刚出考场 六年级孩子写下两首悔过诗

网友:让人好笑又心疼

近日,杭州大多数中小学都结束了期末考试。本以为,孩子们考完试都会“放飞自我”,吃好喝好准备迎接新年。哪知道,有媒体记者在朋友圈看到由两首诗词组成的“悔过书”,出自一名六年级孩子之手。

因为期末考试发挥欠佳,“悔过书”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小作者的反思之情,看得人又好笑又心疼。

现在这个社会,对教育普遍存在焦虑感。而且,这种情绪正慢慢传给孩子。如何对待孩子交出的期末成绩单,其实考验的是家长的智慧。

男孩考完试写下“悔过书”

据了解,这封悔过书的小作者名叫杨博宇,现在就读于杭州金都天长小学六年级。前天晚上9点,杨同学想到白天期末考时犯下的种种失误,有感而发,就在草稿纸上写下两首忏悔诗,并把它们贴在书桌上激励自己。

为表决心,小杨还把这两首诗交给妈妈审核。妈妈被逗得只想“哈哈哈”,又怕伤了儿子的“玻璃心”,就转到自己的朋友圈,结果很快就收到近百条评论。许多朋友都称赞小朋友写得很不错,希望孩子能调整好心态,下次考试再战。

这两首充满童趣的悔过诗是这样的——

《马失前蹄·恨》
奔马疾驰失前蹄,
昨日纤毫失,
今日千日恨,
却不复昨日。
只望明日朝阳,
暖我胸膛。
昨日之恨,
永烙我心!
切记切记,
不可再失前蹄!

《伤心·恨矣》
今日一失千古恨,
他日如何复昨日。
伤心伤心复伤心,
还望今日重拾心。
乌鸦终有飞凤时,
水蛇也会成游龙。
恨矣恨矣更恨矣,
恨我心神如游魂。
我愿化作清风,
逍遥在人间。
不愿变成厉鬼,
空于此身躯。

悔过诗的背后 妈妈回复信也写得很暖

看了儿子写的悔过诗,杨妈妈琢磨了一整晚。怎么才能帮儿子改掉不认真审题、爱走神的坏习惯呢?一直到凌晨,杨妈妈决定仿照《出师表》,给儿子写一篇古风版的建议信。这封信的名称是《告吾儿家书》,开头是这样写的:“今日考场,吾儿浅显易题失分,捶胸顿足掩面大哭!进书房,见吾儿哽咽,吾不忍,拥儿入怀!劝之,既已考勿需挂念!只见汝诗两首,字字句句皆是悔意。”

接下来是接连的四段“告吾儿”,用词工整,很有气势。其中一句是:“告吾儿,望汝知母之用意,奋起汝之学业,今日之伤心并有意义也!乌鸦飞凤,水蛇游龙,吾儿可成功也!”(全文可到微信公众号“升学宝”查看)

杨妈妈透露,“写诗”这个小习惯,是他们母子俩的共同爱好。“他喜欢写诗,可能是受我的影响。我从高中时也喜欢用小诗记录一些难忘的经历,坚持到现在有20年了。对我们母子俩来说,这种诗词就是一种日记形式。”

(沈蒙和)

暖新闻

这趟火车成了菜农“专列” 票价只要一元

中国铁路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时代,相对比快速便捷的高铁动车,慢火车依然有其独特优势。江西九江至湖北麻城间的6026次列车是内地仅剩不多的慢火车之一,途经小池口站。湖北省黄梅县小池镇与江西九江一江之隔,九江站至小池口站里程14公里,历时12分钟,火车票价仅需1元人民币。

因为票价亲民,而且乘客少车厢空间大,有足够空间容纳大箩筐和小菜篮,故6026次列车受到小池镇菜农的青睐。事实上,为方便当地菜农,铁路部门在小池口这个不办理客运的小站给了这趟慢火车两分钟的停靠时间,菜农们卖完菜后可以乘坐列车返程。

■菜农们排队上车

不到中午,52岁的余泽华菜框里的蔬菜便所剩无几。他掏出一个红色塑料袋,将一把零钱从罩褂口袋里掏出来,一边数一边叠好放进塑料袋里,然后掀起衣服,将塑料袋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好的时候一天能卖一两百块钱,自己在家闲着没事,虽然辛苦,还是愿意挑到这里来卖。”没过多久,余泽华和同伴们挑着空空的菜框向九江火车站售票处走去,他们要买下午1点25分回小池口的火车票,那趟车也是九江到小池口唯一的一趟火车。

“这趟火车对我们菜农来说真是太方便了,如果坐汽车回家,不但票钱贵得多,而且需要一个多小时。”余泽华说道。

实惠的火车票、菜农的谈笑声,这趟慢火车成了菜农的“专列”。列车开行十多分钟后到达小池口站,菜农们拿着自己的行头下车,挑着空担子,余泽华和伙伴们通过出站口,走上回家路。 (中新)

焦点关注

《啥是佩奇》火了 “漂一代”们哭了

话题热度飙升暴露城市化融入困境

一夜之间,《啥是佩奇》这部预告片火了。这部不足6分钟的视频,讲述了一个充满温情的春节故事。片中,农村爷爷希望满足孙辈的新春愿望,并开启了“佩奇”的身份探索之旅。

此片投放于春节前夕,可以说很是应景,话题热度飙升。

虽然这是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发布的定制短片,又有中国移动广告植入,但丝毫不妨碍网友们好评如潮。“走心了”“看哭,想回家”等评论层出不穷。这印证了一个基本道理:家庭亲情是春节最大卖点,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最终归宿。

视频能够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几十年里,数以亿计的进城生活的人里面,非常多的人都有家里的老人在小城镇和农村等着他们回家。于是才有了千军万马齐奔家乡的“春运”出现。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能“反向春运”呢?春节不一定都得回爸爸妈妈家过,可以把父母甚至爷爷奶奶接到城里来过年呀!但有这种条件的人毕竟是少数。

现实看,刷屏的都是“漂一代”,他们怕过年不只是因为车票一票难求、红包让钱包空空,还有的是因为和老家的人没有了共同话题。例如在父母那一辈人经常联系的亲戚里面,可能至少有一半他们已经连电话都没有,甚至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了。这说明中国的微观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

对于“漂一代”们,离家数年数十年,几代人之间的确也缺少共同的话题。但城市又容纳不了他们,他们成了游离于城乡之间“夹心人”。在他们看来,大城市灯火辉煌,车水马龙,物价昂贵,寸土寸金。他们在大城市没有房产,但是有工作。他们在农村或小城镇有房产,但是那里没有他们的工作。他们总是盼望着退休之后能够回乡养老,但是没想到乡村的人口和环境,已经越来越不像他们离开时的样子了。例如现在的很多乡村,主要是由老人和孩子组成。等老人离开,孩子也不会单独待在那里了。

“漂一代”一旦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而大城市无论房价还是户籍都不接纳他们,更遑论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了。这实际上是城市化状态下人们身份的割裂问题。

据统计,仅游走于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漂一代”们就达六千万人之众,全国更不下二三亿。解决他们的难题,就要解决许多相关的问题,包括如何接纳他们的父母——不光给父母户籍,还要解决老人有所养、有所乐等物质和精神问题,还有社保连网问题……一句话,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融入问题。

只有以上问题解决了,“城乡夹心人”问题才能解决,“反向春运”才能成为现实,爷爷才愿意进城过年,和小孙子一起看《小猪佩奇》。 (闫肖锋)